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109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鄭紫旋

就讀系別: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一年級

得獎作品: 愛上一個人

得獎感言:

雖然本身不是同性戀,但身旁有許多這樣的朋友,所以試希望 藉由短篇小說,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愛與我們無異。



爱上一個人

醫技一 鄭紫旋

「她在睡覺。」

轉過頭,看見芳寧學姊尷尬地說著。 走廊外的天氣很好,太陽高掛,但卻少了夏 日的那種焰氣,有的只是春日的溫柔,確實 是個適合睡覺的日子。

「那幫我跟她說兩節數學課夠她睡了。」我 禮貌性地笑了下,但嘴角卻叛逆地僵硬,拉 不出彩虹的弧線。

「額……這……」學姊有點為難地望向教室 窗邊的位子,而位子的主人正趴在桌子上, 臉背向我們,漆黑的長髮隨意垂落於桌邊。 「我知道她沒睡。」我直勾勾地盯著學姊, 很肯定地說:「現在醒著。」

「這……好吧。」看著我的眼睛幾秒, 學姊嘆了口氣,無奈地轉身進教室,走到那 個位子低頭說了幾句,只見位子的主人倏然 起身,隨後不耐地向我走來。

果然……不行了嗎。我突然感到有些鼻酸, 一瞬間,我想就這麼掉頭就走,然後一直逃 避下去。

芳寧學姊有點擔心地望向我們,而教室裡其 他學生也偷偷地瞟向我們,眼神中閃爍著孩 童時廟前戲劇開始前的期待。

煩人。

到底人類為甚麼會對事不關己的事這麼感興趣?是因為自己的人生太過無聊嗎?還是因為沒有更有意義的話題可以跟身旁的同伴聊?所以推使著人類非得拿著瓜子看著別人的私事,然後私下跟旁人品頭論足,在不明事件全貌下,好似自己是個正義的法官在評斷他人是非對錯,為公道發言而沾沾自喜。

「陳欣慧,我下禮拜還有模擬考。」平板的語句讓我回過神來,聚焦便見蘇育半睜著眼,身子為靠在門邊,語氣有些不耐。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妳其實並不在意,

妳只準備學測,不是嗎?」我努力穩定情緒,讓自己看起來堅強一點,「這邊談?」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像是當初她牽起我的手一樣。

「……我現在不想管這些。」蘇育垂下了眼,將慢慢地手抽回,「妳回去吧。」

「如果我拒絕呢?」我加大了力道,因為我知道此時一旦放手,一切就真的結束了,但內心卻在叫囂著放開,深怕一不小心便將這纖細的手給捏碎,「我們需要談談。」

Γ.....

我直接抓住她的手就往樓頂走,她沒有 挣扎,只是沉默地跟著我走。

她真的很慘忍。我在內心苦笑道。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這是最後了,我們的關係注定像是人魚的泡沫般,即便沒受任何外力,當朝向光浮到海面時,那曾裝滿幸福的泡泡也將破裂,曾經共有的記憶將會沉澱到深不可見的海溝中,在浩瀚的未來中不再復存。

那不如由她親手捏破吧!

我自私地希望她可以現在立刻用力甩開 我的手,歇斯底里地對我瘋狂罵道,讓我至 少在這場沒有對錯的情場上,可以一廂情願 地去怨恨她。

但她沒這麼做。

她太溫柔了,就像我第一次遇見她一樣。

她的班級原本就在五樓,頂樓並沒有很 遠,很快就到了。

頂樓的門依然開著一小條縫隙,剝落的 油漆掉在覆蓋灰塵的水泥地上,裸露的部分 鏽蝕嚴重,推門時還會碎裂掉落。

我站在門前,卻沒有勇氣推開它,它是 我們的開始,卻也將是我們的結束。

一包面紙遞給了我,我抬頭看向蘇育, 才發現視線早已糊成一片,淚水不爭氣地落 下。 如果當初我不要握住那隻手的話,現在是不是就不會這麼痛苦了?

蘇育拍了拍我的肩,就像當年一樣,溫柔而令人安心,然後伸出手推開了門。

「走吧。」

門發出咿呀的聲音,一陣強風衝撞了進來,吹散了蘇育的頭髮,逆光下,她胸口的年級槓彷彿回到了兩槓,一切,彷彿回到了當年.....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或許妳本身就不是很 黏人的人,我也覺得彼此有足夠的空間是很 重要的,但這一年和妳相處下來,我覺得妳 並不是很愛我。我知道妳都會傾聽我的意見, 都會陪我去想去的地方,還會陪我一起讀書、 幫我感覺妳只是像在做妳自己認定女朋友應 該做的事,像是在執行任務般,一項一項地 完成妳的預期,我感受不到妳的愛。對不起, 我們分手吧。沒有誰對誰錯,只是不適合, 我們分手吧。沒有誰對此對,只是不適合妳的。 就許在未來妳會遇見比我更適合妳的。祝福 妳。』

關掉手機,失去螢幕的光使原本燈管就 壞掉的頂樓樓梯間顯得更加昏暗,微微仰著 頭,欣慧有些失神地望向天花板。 說實在,她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記得在國中畢業紀念冊上,好像有個老師寫道:希望妳在未來會學會愛人。 但她不是很懂甚麼是愛。她知道父母對她是 愛,她能感受到那種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給她 的愛,只因為是她,因為她是陳欣慧,因為 她是他們的女兒,所以無理由地愛。

對她來說,愛就是無私,是種沒理由地付出,因此也不能有所期待,一旦有了期待, 也只是算一種交易,一種以愛為貨幣換取期 待事物的買賣。

所以她一直不懂,不懂何謂愛。對她來

說,人是自私的,並不存在損己的付出,即 便是世人所謂犧牲自我的人,說到底也只是 因為自我滿足,對於這種人來說,失去的滿 足感大過於擁有的滿足感罷了,就如同日 作家三秋縋曾在書中寫道:「世上的確有些人 不排斥自我犧牲,但是對他們而言,他們 樣做也是因為從犧牲的行為中獲得的滿足 大於所失去的,因此以『自己的幸福』為優 先這點仍是不變的事實。」

但這與父母的愛矛盾,她不懂,只因為她的身分所以得到父母的愛,還是只是她沒想到藏在那些愛背後的動力?

無法理解。

像是缺少了某種人類該有的感情,她的 生活沒有歡天喜地的狂喜,但也沒有滔天巨 浪的悲傷,有的只是穩定。

其實這樣的生活也沒甚麼不好的,只是 當看到故事中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生 活時,不免會羨慕。

如果自己<mark>學會去愛人時,是不是也</mark>能得 到童話的幸福?

所以她試著去愛人。

初中時班上有個男生明顯對她有好感,雖然 她對那個男生並沒什麼感覺,但還是跟對方 告白了,她還記得對方臉上流洩出的驚訝與 狂喜,這就是被愛的幸福嗎?

後來的一年裡,她成為了他的女朋友, 陪他走過各個地方,和他看過無數場的電影, 與他在黑暗中牽起無數次的手,但卻從未有 過任何書中的怦然心動。

而現在分手了,卻連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

或許是因為這不是愛吧。她自嘲地抽動 了下嘴角,其實她也很清楚,當她作為男孩 的女朋友時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去體會甚麼 是愛,她的行動已成了購買愛的意義的貨幣, 只能稱得上一場廉價的買賣。

我大概真的一輩子都無法愛人了吧。 欣慧靠著樓梯扶手,慢慢地閉上眼,身體感 覺逐漸沉重,像是被拋棄的船隻不停地沉入 海底。

很多勵志的話語都說這世界需要愛,那 麼無法愛人的我,是不是不被這世界需要 呢?

一瞬間,她希望就這麼一睡不醒,像鐵達尼 號在海中鏽蝕風化永不復存。

「在這裡睡覺會感冒喔。」 誰?

勉強睜開眼,據說是為了安全所以不讓學生進入得頂樓的鐵門被敞開,外頭的陽光照射了近來,讓已習慣黑暗的欣慧感到一陣暈眩,用力眨了眨眼,只見一個人影的長髮輕輕地飄散在空中,在逆光下,猶如神的剪影般動人。

那個人咿呀地關上門,周圍再度恢復昏暗,卻也因強烈的對比造成整個視線漆黑。

「妳在這裡做甚麼?」那個人似乎並沒 有離開,而是直接坐在欣慧身旁,輕聲問道。

「不······沒什麼。」視線漸漸恢復,欣慧 才看清身旁的人影。

是個很漂亮得人,端正的五官配上柔順 的長髮,胸口繡著兩條紅槓,顯然是二年級 的學姐。

「為甚麼妳會從上面下來?」如果沒記錯的話,學校頂樓之前確實是鎖著的,之前剛來學校時她也有試圖去漫畫中常出現的頂樓參觀,但那時儘管鎖鍊鏽蝕,依然有著無法破壞進入的堅硬。

「上個月好像修水塔的工人忘了關,所以我就上去喽。」她吐出淡粉色的舌頭,像個調皮的小孩般笑道:「別跟別人說喔。」

「……喔。」其實欣慧根本不在意對方做了甚麼,畢竟只是一面之緣,連娛樂性質的午時八卦都談不上。

「太好了,那作為回報,我也會替妳覺 得人生無望的事保密的。」

「喔,謝……蛤?妳說甚麼?」欣慧愣了下,瞪大著眼,轉頭看著身旁的學姊優雅 地站了起來。 「妳在自我厭惡,對吧?」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塵,學姊將手伸了出來,「每個人都會有人生低潮,畢竟沒有人是完美的,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完美的,那他不是連反者的不是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完美的,那他不是連反對我們,正因為人有缺陷,所以才有存在的價工。對我們不可以才要去學習,如果以無罪的姿態來,所以才要去學習,如果以無罪的姿態來,所以才要去學習,如果以無罪的姿態不可,雖然我幫不是嗎?每個人不想幫你,但我不介意當妳的傾聽者。」

「……一般不是會說:『我會盡全力幫妳!』的嗎?」

「但妳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吧。」學姊苦笑了下,「即便費盡了唇舌,若對方看不開依舊沒轍,最後也只會以『我盡力了』草草收尾。我覺得這種半調子的溫柔才是最大的傷害,給了一燭光芒,卻無法完全照亮整個夜晚,只會在熄滅後襯得夜更加寒冷。」

「呵……確實呢。」人若不自救,大概 連神都救不了。握住了學姊的手,欣慧笑了 下,不知多久笑的時候不再聽到靈魂碎裂的 聲音了,「我的抱怨可是很長的喔。」

「來啊,反正我沒社課。」學姊把我一 把從地上拉起,「蘇育。」

「陳欣慧。」

於是,她們牽著手,推開了門,走進了陽光 下。

「我看到豪跟二班的女生走在一起?」 欣慧躺在蘇育的大腿上,聽著她跟芳寧學姊 的對話。

自從上次在頂樓抱怨完後,她們的關係漸漸 好起來,從一開始的約吃午餐,到一起出來 逛街,她們的感情越來越濃厚,最後,她們 在一次的放學後的漆黑教室裡,吻了彼此。

她們交往了。

雖然欣慧不確定這是不是愛,但她確實走進

了她的生命裡。

她也認識了蘇育的朋友林芳寧學姊,而也知 道她們口中的豪是指她們班上的一個男生, 聽蘇育說芳寧學姊跟他的關係很好。

「嗯,我知道,他有跟我說,那是他女朋友。」芳寧學姊很淡定地拿出保溫杯倒了 綠茶在瓶蓋中。

「噗咳!」只可惜蘇育就沒這麼淡定了。

欣慧連忙翻個身坐起來,拍拍蘇育的背,減輕咳嗽的不適。

「……芳芳,別去潑人家硫酸喔。」都 說不會叫的狗會咬人,蘇育完全不想看到改 天社會版頭條出現她朋友的名字。

「<mark>……並不會。」</mark>

不知道為甚麼芳寧學姊的眼神很奇怪, 不是怒火熊熊的燃燒,也不是深不可見的悲傷,感覺……比較像是霧境環繞的迷惘?

學姊似乎是在思考甚麼,雖然嘴巴碰著 瓶蓋,卻沒喝一滴茶水。

「就是啊,要潑就要潑卸妝水,最好是 在學長面前潑。」欣慧玩笑式地比了個讚, 想緩和下氣氛。

「白癡喔,甚麼都別潑啦。」蘇育好笑 地摸了摸她的頭,把微捲的頭髮弄得更亂, 「就算不會上社會版,但還是會上討論看板 的啦。」而且品頭論足的都是在校學生,想 逃都逃不掉。

這點顯得諷刺,如果潑了硫酸,被潑者的人 生近乎毀了大半,但加害者在被送往拘留所 或監獄後,那些輿論都傷不了當事者,出來 後,世人也早已被新的事物吸引而忘卻;相 反的,如果是上討論勘版,當事人將一直活 在輿論中,即便在數年後的同學會上,仍會 被拿來當作共同話題。

這樣的話,究竟哪個才算懲罰?失去自 由卻被保護在一個安全的環境,還是雖然自 由,但心靈與精神仍在佈滿荊棘的牢籠中? 鐘聲響了,午休時間結束了,她們收拾東西 便離開,只留下微風迴盪在無人的頂樓上。

那一晚,欣慧並不是睡得很好。

芳寧學姊的眼神仍在腦中留下殘影,她不懂, 學姊應該是喜歡學長的,但為甚麼當自己喜 歡的人身旁不是自己時不會傷心?

如果今天是蘇育呢?如果今天是蘇育交 了個男朋友的話,她會傷心嗎? 不知道。

她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對蘇育的感情是甚麼, 她們是戀人,所以她應該要生氣,但她們間 卻從未有過任何承諾,她們的關係沒有經過 任何告白,她們雖然牽著對方的手,卻沒有 任何責任將她們銬在一起,她們十指相扣, 只因為捨不得放開指尖的溫暖。

> 但如果有一天彼此鬆開了手呢? 她不知道。

可如今回想,當時會這麼在意學姊那眼神,或許是因為熟悉吧。 那雙在鏡中見過的眼神。

升上二年級後,欣慧依舊像以往一樣找到蘇 育的班級,往窗戶看,看見熟悉的身影坐在 窗戶邊,正想請其他同學幫忙叫她時,她看 見一個男生走到蘇育對面的位置上直接跨坐 在椅子上,手上的便當放在蘇育的桌子上, 然後跟蘇育講了幾句,只見蘇育就掩著嘴笑 了出來。

「找蘇育嗎?」一個班上的學姊看到了 她,因為一年級時經常來他們班找蘇育,所 以他們班的人對她大概都有印象。

欣慧點點頭,於是那學姊就轉過身直接對蘇 育喊到:「蘇育~外找。」

只見蘇育看向她這,然後跟對面的男生 說了幾句,便小跑步的過來,而鐵盒的便當 卻留在桌上沒有拿來。

「抱歉,今天我就不去了,我們要討論

一下畢業影片。」蘇育雙手合十,笑著跟她 道歉,「幫我跟芳芳說一聲。」

「喔……好吧。那我五點來找妳,今天我要去上數學,一起去火車站?」

「好啊,那到時見。掰掰。」

「嗯,掰。」

看著她小跑步回到座位,然後愉快地坐了下來跟對面的男生說了幾句,對方似乎回了有趣的話,只見蘇育又笑了起來,而那種 笑容,不是欣慧熟知的那種大姊姊般溫柔的 笑法,而是像無憂無慮的小孩般燦爛的笑。

欣慧轉身默默地往頂<mark>樓走</mark>,雖然今天她 不在,但在那裏度過午休已然成了習慣。

「今天<u>只有妳</u>來啊?」芳寧學姊靠著欄 杆,微<mark>微</mark>側過臉看著她。

「她說要討論畢業影片。」

「是喔?還真積極。」

學<mark>姊的話似乎略有所指,聽的</mark>欣慧心頭 一縮。

積極是指影片吧?

是啊,不然還能是甚麼?欣慧在心中如此自答道,但冷汗卻浮現在額頭。

欣慧沒有回應,學姊也沒再說話,她們 之間本來就不算熟,她們會認識只是建立在 都是蘇育的朋友,而如今當事人不在,誰也 不知要說甚麼。

於是,頂樓只剩風在唱歌。

欣慧打開飯盒,腦中想著蘇育跟那個男 生的場景,心頭很酸。

蘇育也有自己的交友圈,她也無法說甚麼, 但她已經習慣了彼此相互依偎在一起時的溫 度,而如今看見她身旁圍繞著其他人,回頭 一看,卻發現自己身旁竟是冰天雪地。

她並不是沒朋友,只是她一直扮演著小 丑,扮演著同學期望的人,即便笑得臉頰發 燙,她的心卻急速冷卻,甚至會聽見靈魂凍 壞碎裂的聲音。

只有蘇育,才能讓她覺得自己是活著的 人。 「吶,戀愛是甚麼感覺?」芳寧學姊突然問 了句,讓欣慧嚇了一跳。

「甚麼意思?」

「雖然沒有明講,但妳們在交往吧?愛上 一個人是甚麼樣的感覺?」

她們的關係從未向外表白,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他們只是感情很好的閨密,畢竟誰能想到兩個女的會是以戀人的身分走在一起。 她們的關係曖昧,但她自己也很清楚,這只是場過家家,她們的關係是越界的,她們都手必定有鬆開得一天。

現在,蘇育身旁出現所謂正確的人,是 時候該放手了,但欣慧卻想狠狠抓住那隻 手。

這是愛嗎?

她知道愛有獨佔<mark>慾</mark>,但她對蘇育的佔有慾難 道不是單純貪婪餘溫的自私?

「……我不知道。」

「今天蘇育跟鈺翔在一起討論畢業影片, 妳會不開心嗎?」學姊的聲音輕得彷彿隨時 會被吹散,但她所說的話卻重擊欣慧的內 心。

當然不開心!怎麼可能開心!但自己又 憑甚麼不開心?自己又是以什麼樣的角色去 不開心?

「……不知道。

「……這樣啊。」學姊若有所思地望著樓下,眼中閃著迷惘,卻又有著悲傷的眼神。

順著她的目光, 欣慧看到豪與二班的學 姊牽著手在榕樹下散步。

下午五點鐘一響, 欣慧便飛快地抓著書 包就衝到蘇育他們班, 此時的她只想快點見 到蘇育, 想要快點把心中的不安甩掉。

她們的關係不會變的,對吧?

但到了他們班,環顧了四周,卻沒看見 熟悉的身影。

後來班上一位學長過來跟欣慧說他們似

乎是還要討論,所以託他轉告讓她先走,不 用等。

欣慧雖然有些不爽,但還是獨自一人去了補 習班。

但如今回想,如果當時她去找到蘇育, 去要求她陪她一起去車站,是不是現在會有 所不同了呢?

後來的兩個月,蘇育常常要討論畢業影 片,漸漸地她不再跟欣慧一起在頂樓聊天吃 便當或一起去搶校車座位到補習班。

一方面是蘇育學測的成績十分優異,近 乎十之八就可以上她的理想大學,另一方面 是離畢業典禮只剩不到兩個月,三年級的時 間不多了。

儘管合理,欣慧卻十分鬱悶,但她也不知道這份心情是甚麼,所以她甚麼也沒做,就這麼讓時間過去了。

一次課後, 欣慧並不急著回家, 畢竟現在家 中應該也沒有任何人, 所以她就隨意地晃到 了附近的麥當勞, 點了份套餐便坐在透明窗 前的座位上, 邊咬著不怎麼熱的薯條邊看著 底下川流不息的車輛。

這些車輛中,大概有幾輛是為了愛人而 行駛的吧。

那我呢?我對蘇育的感情是甚麼在驅 使?

欣慧機械式地咬著薯條,出神的想著。 「這邊喔!」

熟悉的聲音令欣慧心頭一驚,透過玻璃 的反射,她看見那熟悉的身影背對著自己坐 在斜對角。

「妳宵夜吃這麼多啊?」鈺翔笑著將托盤放 到桌上,很自然地坐在蘇育的對面,「不怕胖啊?」

「放心~三年級的胖不算胖,頂多是豐腴。」蘇育裝出驕傲的樣子,用鼻子得意地哼了兩聲。

「什麼鬼啊。」鈺翔笑了出來,蘇育也 跟著笑了。

在旁人眼中,他們就像對情侶吧。欣慧在 一旁想道。

那種心酸的感覺又回來了,惹得她一陣反胃。

為甚麼她會在這裡?不是說要討論影片嗎?為甚麼會跑到這裡像約會一樣一起吃宵夜?為甚麼現在在她身邊陪她吃的是他不是我?

她感覺自己像被欺騙了,但更多的感覺 是被拋棄了。她覺得憤怒,想要衝過去對她 嘶吼,可心中又有個聲音:但又為甚麼要是 我?

是因為愛嗎?

她不知道,她不懂愛,又或者她不願承 認那是愛。

其實那時在頂樓被芳寧學姊問時,又或 者更久,她就知道自己愛上對方了,只是她 不願承認罷了。

她早就知道愛是無理由的,是無根據的,是 一種近乎野獸本能的感覺,根本沒有時間去 思考是不是場交易。

但她一直不願去正視,一直試圖去合理化愛情,一直欺騙自己不會去愛人,因為害怕付 出卻一無所獲,甚至遍體鱗傷。

膽小鬼。

她並不是甚麼缺陷的人,就只是隨處可 見的膽小鬼,如同太宰治說的:「膽小鬼,連 幸福都害怕,連碰到棉花都會受傷。」

所以她閉上雙眼,寧可相信世界是黑暗的,也不敢掀開眼皮去確認,怕一旦睜開了眼,卻發現這真的是片無星光的黑夜,那她便會發現自己早已被凍死的事實。

所以她說她不懂愛,至少可以騙自己現在是 溫暖的。

可如今一切都來不及了,一抹流星掀開 了她的眼,使她不得不正視這一切。 欣慧看著蘇育他們的身影,下定了決心。 如果是無光的夜晚,那就自己點燃蠟燭吧。

即便可能會熄滅……

吃完後,鈺翔便提議送蘇育到捷運站,而她 也同意了。一路上,鈺翔說了許多有趣的話 題,她難得覺得如此放鬆,自從面試完後, 雖然說她算是半個大學生了,但在面試結果 還沒出爐前,她的心仍然懸在空中,每天早 上都提心吊膽地打開簡訊看有沒有入取通 知。

她其實那陣子都很焦躁,她想準備指考 作為保險,但卻一個字都讀不下。

而剛好,班級畢業短片抽籤時抽中了她, 而同樣被抽中的鈺翔又很風趣,讓她心情放 鬆不少。

到<mark>捷運站後,跟他揮揮手道別,她哼著</mark>輕快的曲調到下面等車。

「蘇育。」

耳熟的聲音在高音處畫上休止符。

「欣慧!妳怎麼在這裡?」蘇育有點訝 異,看了看手錶,銀色的指針顯示著十點五 分左右,但她記得她的課應該九點就結束 了。

欣慧並沒有理會她,只是大步向前跨了 兩三步到了蘇育面前,在她還來不及反應的 時候一手抱著她,另一手托著她的下巴,直 接吻了上去。

甚麼情況?!

蘇育一瞬間腦袋空白,連反抗都忘了。 人群開始圍觀,甚至有些人已經拿出手機開始錄像,但欣慧並不在意。這吻持續了幾秒, 隨後蘇育才回過神來開始掙扎,推開了欣 慧。

「陳欣慧!妳瘋了嗎!」她退了兩步, 擦著嘴角直接對她破口大罵。

「蘇育,我喜歡妳。」欣慧並沒被激怒 或退縮,她很認真地看著蘇育的眼睛,看著 對方眼中倒映著自己的身影,一瞬間,她看 見了一頭野獸。

瘋了嗎?或許,她從未像現在這樣執著 過甚麼,因為她知道一旦在意了,當失去時 的空虛感往往會讓人一蹶不振,所以她從來 不去緊握任何事物,讓一切順其自然地留在 掌心或流過指縫。

但她不想再鬆著手讓一切隨緣,她喜歡 蘇育,她愛蘇育,這一次她不想再放手了, 即便會被薔薇扎的鮮血直流。

「這我知道啊……妳在說甚麼……」蘇育看著欣慧,聲音有些顫抖,她也喜歡欣慧,也曾想過她會是生命中的另一伴,但如今鈺翔踏入了她的生活中,雖然說她並不是愛上了鈺翔,但她卻無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或許她其實能來段正常的愛情。

「不,妳不知道,妳不懂。」欣慧伸出 手牽起她的手,眼淚卻不爭氣地掉了下來, 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動情這麼深,「妳可以 去愛上別的男人,去談一場世人認為正常的 愛情,但我不行,我只喜歡妳,我他媽的就 只喜歡妳!」

蘇育卻嘴巴張合著卻說不出話來,看著欣慧 瀕臨崩快的模樣,她才發現自己在無意間竟 將對方逼到這種地步。

蘇育知道她應該去擁抱對方,去親吻那因徬 徨流下的淚水,去對她說我愛妳,讓她不再 如此不安。

但她甚麼都沒做,她僵著身體,一動也 不動。

列車進站的音樂響起,車身劃破空氣引起的 風迎著欣慧的面而來,蘇育背著風,頭髮被 吹散,制服與裙子也隨之飄動。

「……我的車來了……先走了。」車門緩緩開起,蘇育沙啞地說著,便慢慢地抽出手,「抱歉。」

說完,她便轉身躲進車廂人群中。

車門緩緩關上,隨後行駛離去。 車站再次颳起風,吹著欣慧的制服,吹著懸 空在那的手,卻吹不乾臉頰的淚水。

風很大,只可惜吹不走心痛。 蘇育靠著欄杆,看著底下一年級儀隊正在為 了九月招生表演練習,而一旁的二年級則毫 不客氣地指責不當之處。

「真快呢,時間。」蘇育喃喃地說著,「馬 上就要畢業了,而妳也要升上三年級了。」

「是啊……」我如此回道。 時間無法回溯,過去只能泛黃。沒有所謂的 如果,當初握住了那隻手已然造就了現在的

我們彼此沉默了,只有風在擁抱著我們,氣 流蜷伏在身旁,卻捲不住必來的結局。 沉默終究被打破,故事邁入最終章。

蘇育深吸了口氣,轉過身來看著我說:「抱歉,忘了彼此吧。」

「為甚麼?」我望向她,努力不讓淚水 掉落,「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快樂嗎?為甚麼 不能在一起嗎?如果有甚麼不足,我可以改 啊,我也可以給妳那個男生給妳的,只要給 我時間。」

「不,不是這個問題,也不是因為他。」 蘇育搖搖頭,按著太陽穴,嘆了口氣,「我們 都是女的。」

「這有甚麼問題?」我疑惑了,「我愛的 是妳,不是妳的性別,愛是一種情,我不在 意妳是女的……」

「但我在意!」蘇育第一次用力地打斷 我的話,甚至煩躁地抓著她的頭髮,過去的 氣質已然不復存,「我在意。就算同性戀意識 抬頭,一對男女情侶在路旁接吻大家覺得正 常,但一對女女在一旁接吻,路人不多瞟個 幾眼絕不會罷休。同性戀或許不犯法也沒有 錯,但那是不正常。我沒辦法承受那樣的目 光,那種像是觀看異類生物的目光。而現在 班上的同學都用這樣的目光看我!」

「甚麼意思?」

「有人拍到了。」蘇育的語氣瞬間冰冷。 「但我們沒做甚麼奇怪的事……」

「這就是奇怪的事!我們的關係本身就是件 奇怪的事!」她抓住我的肩,指尖用力地蒼 白,深深嵌入我的肉中,「欣慧,我們是不行 的,這不正常。」

「妳不喜歡我嗎……?」我帶著哭腔問道。過去太多的回憶像是海嘯般席捲而來,有太多次的肢體接觸我感受到火熱的溫度,只是當時我還不願承認罷了,而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潛意識中都在渴望著彼此。

「不,喜歡,我也喜歡妳,當那天妳吻 我時,我真的很開心,我想回吻回去,我想 用力抱著妳說我愛妳,但我卻動不了,我內 心自私地告訴我趁機放手,去找段正常的愈 情。」蘇育也哭了,「不行的,我們不行的。 我們的愛錯了,愛到錯誤的人了,只是今天 給妳溫柔的是剛好我,但如果今天我曾所做 的一切都是另一個人做的話,妳還會喜歡我 嗎?」

「我……」我回答不出來,我想跟她說 愛是野獸的感覺,不是因為妳做了甚麼所以 我愛你,但如果真的像她所講的,如果那時 真的是另一個人在相同時間相同地點對我伸 出了手,我是不是今天愛上的就是那個人 了?

我無法否定。

「這只是巧合,妳該愛的人不應該是我。」 這只是一場美麗的錯誤。

「可、可是,當時就是妳,就是妳……」 我感到全身顫抖,感覺世界開始反轉,我試 圖想說些甚麼說服她,但講出的話卻細不可 聞,風一吹就消散。

「抱歉,給了妳半調子的愛。」 她放開了我,從我身旁擦身離去,一瞬間, 我看到她的眼神很悲傷。

咿呀地一聲,門被關上了,只留下我蹲在那 裏哭泣。 「我看到了。」

晚上熄燈時,大我兩歲的姊姊突然跟我這樣說。

「甚麼東西?」今天的事讓我疲憊,想要甚麼都不管就睡,哭腫的眼睛發酸,隨時都會闔上。

「在討論勘版上的視頻,妳跟一個女生 在捷運站接吻。」

我心頭一驚,但很快就故作鎮定地反問了回去:「那又怎樣?」

「怎樣?除了叫妳別這樣還能怎樣?」 她翻了個身,用手肘撐著身體看向我:「想成 名也不是這樣成的。」

頓時我一把怒火油然而生,想到蘇育說的,又聽見姊姊這樣指責,我忍不住怒火道:「和女生接吻怎麼了?妳和妳的男朋友不也會接吻嗎?愛難道還要分性別嗎?愛一個人所以親吻對方,難道不正常嗎?我的愛並不會因為對方是女生所以比妳少。憑甚麼你們都要指指點點,把我們當耍猴的看?喜歡同性錯在哪?」

我整個憤怒越燒越旺,同性戀到底錯在哪? 在我們眼中,你們異性戀才是異類,那為甚 麼只有我們要被這樣看待?因為你們是多數 嗎?

「既然妳覺得妳是對的,那就不要責怪 別人的目光啊。」

姊姊的一句話讓我瞬間冷卻,整個人愣在原地。

「怎麼看待事物是個人自由,敢愛不敢 被說,我看妳所謂的愛也就爾爾吧。」姊姊 冷哼了一聲,便翻過身,拉上被子,不一會 兒便傳出平穩的呼吸聲。

我關了桌燈,在黑暗中安靜地爬到床上,卻 怎都睡不著。

她的話給我很大的衝擊。

確實,自己沒做錯,管別人怎麼看。雖 然經常聽到同性戀團體常在高喊社會沒給他 們一個友善的環境讓他們自由戀愛,但如果真的愛的深的話,又怎麼會在意他人目光?就像在平交道響鳴後停車,並不會因為後方的車按喇叭而向前行駛一樣,有時前面的車甚至還會搖下窗罵回去。那為甚麼同性戀的愛情不能這麼理直氣壯?

我不懂。

也不想懂了。

明天,我跟蘇育的事會傳的更大吧。然後自 以為是的人會開始高談闊論,我們想逃也逃 不掉這透明的監獄。

我緩緩地閉上了眼,讓黑暗覆蓋我的視線, 然後告訴自己,現在,是溫暖的,即便蠟燭 已被吹熄……

得獎作品: 愛上一個人

評審賞析:

這篇小說文字老練,處理高中生女女戀過程的情感認同、疑惑、掙扎與抗議。小說前半敘事線條稍嫌混亂, 物辨識度較低,但後半慢慢聚焦主題,讓人恍然大悟。此 文最大的優點是凸顯了箇中複雜的心理轉折,以及現實的 壓力與眼光。針對同性愛的困局,作者沒有一廂情願的簡 單解決方案,但也沒繳械的放棄,而是細緻處理箇中的轉 折、堅持和疑惑,這是此文勝出之處。但敘事修辭有過多 散文抒情框架,可再加強。